雲石遺稿

三

疏劄

雲石遺稿卷之五目錄

疏劄
玉堂聯疏
再疏
三疏
四疏
五疏
六疏
辭慶尙監司疏
辭吏曹參議書

辭弘文館副提學書
辭 奎章閣直提學書
辭成均館大司成書
辭嘉善書
辭全羅監司書
請湖南災邑大同結錢停退書
辭全羅監司書
辭弘文館提學疏
辭吏曹參判疏
辭資憲疏

未徹疏
請　嗣位內閣聯劄
辭吏曹判書疏
辭　奎章閣提學疏
辭吏曹判書疏
再疏
辭水原留守疏

雲石遺稿卷之五

疏劄

玉堂聯疏壬午

伏以臣等卽伏見傳敎下者有兩儒臣投畀之命不圖
聖明之世乃有此萬萬過中之擧也嗚呼儒臣所陳之言雖出愼終別嫌之義而以
殿下哀遑慟怛靡所罔極之情無或乎有此處分也然
殿下試思之情不得不爲禮屈而禮有未盡則大非所以伸情也苟非然者劬勞顧復之恩等位何間而服以緦斷不翅至輕夫豈不忍而聖人行之哉所以設殯

之地不能無守經之論而王朝禮制視匹庶爲尤嚴故也今　殿下不惟不能從乃以雷霆之威摧折之鉗制之獨不念天下萬世之譏乎儒臣之疏臣等固亦有與聞者死生榮辱義無獨殊此猶未暇恤焉誠恐仰累容直之德反傷以禮之訓惟　殿下淵然深思亟收嚴命千萬幸甚第又伏念半夜非常之敎大關衮闕惟允之地宜思繳還而寂無一言殊覺慨歎臣等謂在院承宣施以譴罷之典斷不可已也

答曰省疏具悉爾等以兩人處分爲非然則爾等亦與兩人一般無人理之輩也（因大臣聯劄疏批還收）

再疏 癸未

伏以日昨臣等目見非常之過舉聯陳無隱之微忱臣等鹵莽固無足見重於 君父而其職儒臣也其言輿論也不意拙訥之辭轉觸激惱聲氣之發太近嫚罵既不能少補於邦禮適足以益著於袞闕臣等之罪死有餘責而 殿下獨不念可殺不可辱之義乎臣等相顧抑塞背汗顏靦更不敢自居以經幄論思之任含默縮伏靡所自容廼者大僚之劄黙契聖衷前批句語特命收還 大聖人轉圜之機誠不勝欽仰而臣等疏論之未蒙採納自如也臣等未暇

以收批爲幸而秖增其悶鬱耳彼兩儒臣之疏夫豈可已而不已者哉朝廷者　祖宗之朝廷也典章者祖宗之典章也百世在前千世在後情雖無窮禮則有限向微兩臣守經之論則今日北面謂有人乎自初臣等亦既有參聞者特兩臣在直未附臣等之名苟可罪也何獨使兩臣投之絕塞而縻臣等於不足比數之地耶寧加臣等以嶺海鈇鉞之嚴俾免倖逭之耻亦　殿下賜也承宣之一時並遞又何爲也其必有萬無以承奉之端而威罰以敺之也若此不已則古聖人別嫌明微之訓將何地可講耶當此　聖

心哀遑之時更事瀆擾極知悚惶而誠以一日在職
不得請則不可止也伏願　聖上深思遠覽亟寢前
後處分仍從兩儒臣之請以存大防以伸公議千萬
幸甚

三疏

伏以今日舉措可乎否乎昨日黨兩儒臣明日黨三
憲臣而承宣之臣之黨者幾人遞罷者又幾人言或
發口罰不旋踵朝野爲之悸慄臺閣幾乎空虛若臣
等之屢蒙責教有不足自恤也彼諸臣者並具彝性
北面我　殿下則豈或忽於　殿下報本之誠又豈

或忽於　嘉順宮終事之地而然哉誠以聖人之禮防不可以不嚴　列朝之憲章不可以不遵故不得無諸臣之爭執而要其歸則守經也愼終也納無過也奈之何一轉再轉漸加層激雷霆震於白日風波蕩於平地是豈平日仰望於　聖明者哉夫喪貴乎禮禮貴乎順人情則違乎先王之典咈乎擧國之論而後始可以無憾於必誠必愼者未之有也苟使諸臣者怵畏禍福專事承奉或踰有限之儀文以副靡極之　聖心則固無此萬萬過中之擧而嫌微莫別隆殺無分貽譏千載謂今何如此不足加隆於尊奉

之道也明矣且　殿下以千乘之威摧抑三司必使
之捲舌而不敢言猶不能遏其大同之公議則又以
四字例批不置可不可於其間不幾近於訑訑之拒
人乎臣等死罪竊恐諫諍之路自此而絕國之爲國
未可知也臣等進無以亟回　天聽退未能均被王
章內省慚恧生不如死而猶且屢瀆而不知止者邦
禮之末正　君德之有闕職所當言耳伏願　殿下
穆然深思特賜採納俾情禮輕重兩得其宜千萬幸
甚
答曰省疏具悉使予欲何言乎

四疏

伏以臣等之疏至再至三誠淺辭拙 天聽愈邈臣等方聚首抑欝不知所以自措卽又伏見 徽慶園官望單改下者臣等益不勝愕然之至以 殿下哀遑慟迫之衷凡於終事之方每思靡不用極而獨不念別嫌之義爲尤重哉今此 園官灼有諸 園所可據之例雖欲加一等而不得也盖 陵園事體迥然不同自有我國家金石之典而百世所當遵者若以 園官而同 陵官之號則官制變通雖似微細稱號隆殺實關儀節上無以守 先王之成憲下無

以塞四方之正論而反有傷於我　殿下報本之誠
而已此銀臺諸臣之流竄遞罷者寧被方命之罰而
不敢爲奉承之計也傳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詩云不
愆不忘率由舊章伏願　殿下亟寢成命以存莫嚴
之禮防以光愼終之　聖德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予雖否德豈敢越制於莫大之事爾
等非別人卽庚申後朝廷之人也爾等試思之常時
動駕之時繖盖物色之外雲寶摠管承史閣臣皆備
儀節而陪行此非朝廷之所共奉行者乎今此　園
官之稱參奉有何重於雲劒承史之稱而紛紛如此

乎子不過像生之義而已非敢越制也子不欲索言爾等自思之

五疏

伏以臣等學不足以正莫重之禮辭不足以格 至尊之聽而當勘不勘徒事違傲飭敎截嚴罙增惶蹙卽又伏見 聖旨下者乃有 魂宮以都摠府爲之之擧矣嗚呼今日喪禮乃 列朝刱有之例則凡於情文損益之間儀式豐殺之際固當博詢之審處之毋或有一毫過不及之差而後乃可無憾於愼終之道而不謀於衆每降特敎始也有 殯宮處所之逾

於禮轉而爲　園官稱號之違乎制一節加於一節靡有限極是誠臣等不能據禮爭執之罪而自夫諸臣處分之後小大羣工惟事承順其視別嫌明微之義猶弁髦也臣等竊爲朝廷耻之至若　魂宮之仍奉闕中卽又越禮之大者臣等仰惟我　殿下以罔所自盡之誠推慨如不及之念不忍痛切之慕而有此舉也然而斯時也緦服之制當訖　襄奉之儀旣成而徒爲無窮之　聖情欲越有限之國典則豈不與先王制禮不敢過也者大相徑庭乎夫不反哭於寢春秋之義也而是寢正寢也別享于寢禮之正也

而是寢別寢也此皆經傳精微之訓而雖以我國家故事言之　仁祖丙寅之喪制庶可以參互遵用而其時　魂宮不於大內而於別宮則王家典章之嚴亦可以推之伏願　殿下體聖人之精義法　祖宗之典憲亟寢成命以存大防焉臣等旣與被譴儒臣同罪而倖逭則固何敢自居以論思而憂愛之至又此聯陳惟　聖明察之

答曰省疏具悉禮云禮云不獨起於人情乎損益斟酌各有其時旣無壓屈難愼之端則如予今日情事雖聖人亦必許之矣

六疏

伏以臣等伏奉兩度批旨凡屢百餘言丁寧惻怛援之以常時儀節諭之以今日情事臣等相顧掩抑有以仰我　殿下終天之慕不欲以天下儉於親也雖然臣等聞孔子之言曰禮不同不豐不殺盖言稱也釋之者曰禮之等雖不同各有當然之則豐則踰殺則不及惟稱之爲善今臣等所爭之事考諸聖人之訓而不合質乎我家之制而有違豈所謂惟稱之爲善者哉臣等請冒死而歷陳之惟　殿下試垂察焉

其一曰　殯宮事也倉卒處所雖出一時之權道畢

竟事體殊非百世之經法則向者兩儒臣之疏實關大防不宜以威罰摧折之也明矣其二曰　園官事也惟彼寢郎之　陵曰參奉　園曰守奉譬若中使之　殿有承傳　宮有承言階限截嚴不可違越則殿下縱欲以陪從像生之義引以爲例其於視各陵而欠壓尊之道比諸　園而貽豐昵之譏何哉其三曰　魂宮事也經傳之明旨國朝之故規臣等已悉之於前疏而謹按晉周太妃生時儀服擬于太后及其薨也就瑯琊第治喪此又前代可據之確證也且伏念三年　魂宮因奉揔府則晨夕瞻依之方朔

望饋奠之節或可以少伸　聖慕而誠有事勢之窒
碍不通者若値我　殿下緦制之已盡　孝禧殿禮
祔之後則典章物采允宜卽吉而當宮所屬之服色
出入闕內陪享之節次磨鍊俱豈非萬萬未安者乎
洪惟我　殿下承　列聖之統處　列聖之位而乃
或縱情踰制不能遵　列聖之典與禮則亦非所以
致愼於終事者也記曰禮不踰節傳曰當法祖宗伏
願　殿下亟加三思　園官則以　英宗之奉　昭
寧園爲準　魂宮則以　仁祖之奉　仁慶宮爲法
仍寢前後成命以嚴禮防以光　聖德焉　殿下若

以臣等之言不槪於哀遑之際則亦願下此疏本博詢在廷苟以爲不可臣等敢不就斧鉞之誅以爲事君不以禮者之戒乎

答曰省疏具悉人情豈甚相遠言之亦太不已獨無不忍之心乎殆近於尋事矣

辭慶尚監司疏 乙酉

伏以臣待罪西邑歲幾一周寸績蔑稱徒竊廩食旋蒙恩召光動馹路且惶且感莫省攸措忽於夢寐意慮之所不到伏奉除旨以臣爲慶尚道觀察使者臣聞命惝怳繼之以悚懍也夫藩閫之難愼諸道惟均

而物衆地鉅以嶺南爲最絃誦之俗地號鄒魯舟車
之會利盡山海而固圉睦隣尤係有國之大政苟非
望實俱隆才德兼備有足以彈壓剸理則莫宜居之
故雖古名碩之習於吏者未或不於此而逡巡焉況
今士風日渝民產日凋戶徭日繁田簿日縮架漏牽
補惟在乎得人而乃以如臣無似舉而畀之豈不爲
聖簡之累乎臣本庸拙最居人下無足堪任於百執
事之末而前後敭歷罔非踰濫居常兢懼若隕淵谷
而若其必不可承當者未有如今日所授也竊又伏
念臣祖父臣曮伯祖臣瞰從叔臣鎭宅相繼爲是職

守法奉公幸免大戾而臣又承藉餘蔭復躡遺武恩莫厚焉榮莫大焉豈不欲殫竭誠力圖報涓埃而臣之不肖固萬萬不及於前人是職之難較之往昔又不啻倍蓰則畢竟僨誤臣所自知其爲負國家而忝祖先當復如何揆才量能冒膺無路畧控衷懇仰瀆崇嚴伏乞 聖明俯賜諒察亟遞臣職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辭吏曹參議書丁亥

伏以臣於喉院鎻直之中伏奉除旨以臣爲吏曹參議者臣聞命惝怳繼之以兢懼莫知所以自措而逃

遁不得卽地出肅是豈臣一毫可堪而然哉特以叩
謝是急廉維反輕故耳夫佐貳之職異於庶僚皆所
以承佐長官弼成洪化則顧其難愼六部攸均而惟
天官最重焉官方之秤量也人物之鑑別也非但預
聞而已乃或有代斲之時則其選之清任之要莫此
若也苟非才猷見識言議標望足以取重於一世則
上不宜濫授下不宜冒據也決矣況今 离明代照
庶務畢張百僚拭目八方延頸此正我 邸下一初
淬礪之會也一政一令不可或忽而乃以清朝激揚
之任不少持疑猝然畀之於至庸極愚如賤臣者其

爲玷名器而辱朝廷不亦甚哉臣本菲質最居人下且嬰奇疾遂闕世務空空然一措大耳從前踐歷何莫非猥越而未有如今日新授之千不近萬不似也臣之自諒尙云如此人所爲言當復何如抑臣家世受恩與天無極臣又榮顯至此其所自效於涓埃者卽惟矢心向前不避夷險之一條路也然而不揣其分不量其力晏然自居於睢盱之地以致畢竟之僨誤則臣身狼狽固不足恤辜負寵靈雖死難贖玆不得不畢控情懇仰瀆 睿聽伏乞 邸下俯賜諒察將臣所帶職名特賜鐫改以重公器以安私分千萬

幸甚

辭弘文館副提學書

伏以臣學淺詞拙兩無所底微分只合於冗散始願不及於清峻而邇來驟躐恒居人先凡所稱華而膴者做得殆遍有若非此莫可者然臣雖不能量才度能力辭恩命亦嘗聞負且乘之戒服不衷之譏矣每當一番光寵輒增一番愧懼食息靡甘寢夢俱驚臣非大耐者也又非敢以矯辭飾其外也特人之常情相稱則安太過則不便故耳臣於從前踐歷尙云如此況加之以萬萬不敢當之瀛銜乎此誠何等任也

臣是何狀人也以臣而處是任非但臣所不料抑物
論可否之所未嘗到除旨一下萬目瞠然而臣適待
罪喉院無地鑽避顛之倒之惟卽謝是急譬如癡人
方醉不以四維自居也第伏念我朝遴選之職必以
玉署爲最玉署之中尤重長官而當品擬議其例絶
罕苟非其人寧闕不置今乃以如臣無似亦厠濫跡
則其於知人擇人之道當復如何我　邸下將使臣
竭智殫誠以稱塞明旨之萬一乎此必有格君之術
華國之才兼以淸裁正論表準乎當世然後庶可曰
盡其職也臣之愚騃果有一毫彷彿於此否乎恐不

待臣言之畢而本末長短已莫逃於　離明之照燭也或又以臣承藉先業偏加隆眷遂欲華美其貫銜以爲臣身家榮乎臣旣無能爲役不足裨　聖朝亦世之化則此非所以榮之也乃速其灾也古人有言曰不賢而居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今臣所叨不幸類是人猜鬼呵理所必至臣所以徊徨蹙踖罔知措躬之所也兹敢悉暴衷懇仰瀆　睿聽伏乞　邸下念公器之不輕察輿情之未叶特鐫臣新授職名俾臣無至於量過而溢擔重而蹶則實朝家生成之澤也

辭 奎章閣直提學書

伏以臣聞人臣事君莫榮於邇密有國分職莫顯於清華今臣所叨 奎章閣直提學之任卽所謂邇密而清華者也臣惝怳感激如夢如癡躬隨牙牌手擎丹誥闔門含恩通朝動色其爲榮且顯不止臣一身也雖然臣竊伏以爲我 先大王運撫休明右文出治博稽我 聖朝及前代故事建置此閣以爲笙鏞黼黻之具故其於揀選也必取其地閥之赫舃姿性之端方文學之贍美使之表準一世賁飾皇猷而至若奉雲漢之昭回贊奎璧之光華事體采尊責任不

輕則有非尋常官職或可以承乏苟充者比也夫建
置之本意有如彼揀選之古規又若此而忽於衆望
之所不到拈出賤名加以謬恩豈不使四方聽聞謂
朝廷無人哉臣於是不知其邇密清華之爲榮顯而
乃反愧恧之不足惶懼之居先也臣本庸質陋品最
居人下且嬰奇疾遂自荒廢凡於文字工程皆闕如
也雖謂之魚魯豕亥之不能辨儘非過語向者玉署
長之辭免也竭誠積懇已陳實狀伏想我　邸下亦
或記有之矣況今職名之焜耀較諸瀛銜不啻倍蓰
臣於前日既不敢冒處則顧此倍蓰之地雖欲晏然

若儻來不可能也臣不過一措大耳外而雄府大藩內而國子三銓貪進不已儌得無遺居然滚到於金華之列此乃當品之極峻選也臣以何才具以何福分其能有堪於萬一乎嗚呼惡盈者天之道也曲成者聖人之德也臣旣盈矣天必惡之爲臣之計惟當以聖人所以曲成者仰望我　邸下而已悶隘之至言不知裁伏乞　离明特賜諒察亟遞內閣之職仍令刊名於原望以重公器以安微分千萬幸甚

辭成均館大司成書

伏以臣竊伏惟我　邸下粤自　代聽之初勵精圖

治董勅羣工罔不奔走率職而尤以右文之教每存
睿念乃至陞庠末節亦下特旨俾得以趂限磨勘凡
在衿紳咸聳瞻聆此時師儒之選宜若有倍於恒例
而畢竟恩點謬及賤臣臣誠惝怳慙恧莫知所以自
措也臣於年前猥玷此銜未及控辭旋移他職幸免
多士之嗤點不至名器之澆濫及今再叨誠不料也
是任也卽古所稱教胄之官也贊菁莪樂育之化任
楨榦培養之功以端士趨以興文風皆其職耳雖然
此以碩德邃學之號鴻儒者言也如臣蒙蔀萬不近
似非但臣自知之甚明抑朝家所以責臣者恐不在

此而特因節届隆冬課試過期姑使之苟然充數揆例擧行也臣雖素昧功令且乏鑑識此不過與往役等安敢爲必辭計哉第伏念臣夙抱痰癖因成貞疾祁寒盛暑觸之則發不敢以恒人自處者已數十年所實非臣飾辭也亦通朝儕友所共諒悉則假使臣不度不量冒沒出膺其無以竣事不待智者而後可知也且夫以選則其重如彼以限則其迫若此以才則拙以病則痼無一可擬於承當而顧今羣彥林立不患乎無其人則何必强之以必不能督之以决不堪以孤子大夫之望哉參前倚衡趦膺無路敢控衷

懇仰瀆 睿聽伏乞 邸下俯賜諒察亟遞臣新授職名俾官方無濫國試不輕千萬幸甚

答曰覽書具悉日昨有泮試申飭何爲此陳章爾其勿辭察職

辭嘉善書

伏以 方社攝蜡嗣歲攸與 睿誠昭格神人悅豫甚盛舉也此際大小臣工罔不齊心秉德恪勤奔走以有事爲榮如臣駑下獲忝執事之末亦幸焉耳此何足爲徼寵媒恩之資而迺者令旨特下迥出常格至有臣陞授嘉善階者臣誠惝悅震越繼之以訝惑

也夫爵賞大柄也名器重典也一或踰濫所關不細而以臣今所叨竊者言之罔功而陞秩不可謂爵賞之不踰矣匪才而貳卿不可謂名器之不濫矣臣心惶愧猶屬末節其於朝廷處分得不駭四方之聽乎國家遇大慶大禮推廣恩澤以重事體抑古例然也然而其人者必皆輿望所屬允合於命德然後因事而畀之耳夫豈有如臣湔劣百無一能猥厠於乘軒之列者哉且伏念臣屢世隆顯而臣兄處地旣殊於人臣又歷敭清要爲世所豔譬如已滿之器不添亦溢再實之木其本必傷臣於是夙宵憂懼懍若淵氷

惟以守分於散地斂跡於進塗爲一分兢業之戒而
華誥峻秩至於此極此殆臣福過之幾也臣於 邸
下仰之若天地恃之若父母而我 邸下不思所以
全保而生成之則豈不有欠於覆燾煦育之盛乎玆
敢畢陳衷懇仰瀆 离明伏乞 邸下察臣言之匪
飾諒臣情之至切亟收臣新授恩資以尊公器以安
私分千萬幸甚

辭全羅監司書 己丑

伏以邦籙無疆兩慶合湊賀儀誕擧於元正讌禮載
涓於吉辰 聖壽彌長 睿孝愈光臣民頌忭曷有

其極仍伏念布德行仁必重牧民承流宣化專係方伯雖於年穀豐熟之時不宜苟授況在饑饉賙恤之日寧忽愼揀而今以臣畀之以湖南之任噫此時此任顧誠何如也若其邦賦漸蹙民產漸蹶士風漸渝吏習漸僞以至於田弊軍弊糴弊邸弊魚鹽之弊楮竹之弊無弊不有無策可救最爲八路之難治每煩九重之軫念卽擧世所共知而此猶未暇言者乃歉憂之孔劇賑政之方張耳臣未敢知道內事勢如何措處如何而槩以德音所下及廟堂之所區劃者言之民情遑急可以推知雖其儲畜之廣撫字之勤如

宋富弼之於青州朱子之於南康尚病其博濟也而
如臣鹵下謬當擇差臣之惝怳震越姑捨勿論其何
以解四方之驚惑慰一道之顒望哉臣竊又伏念下
之所以擬臣上之所以授臣或以臣曾經藩任粗習
民邑事情而然耶此有大不然者臣之待罪嶺藩也
適値連豐苟幸無事而嶺南之獘差與本道有間故
耳夫豈臣材力威望有所堪勝於此哉效蔑絲毫愧
切尸素而乃以此謂之有踐履閱歷不念其事之輕
重時之難易則弱楫雖試於洲渚鈍鋌必缺於盤錯
獨不爲民國之狼狽乎抑臣又有所惶蹙不安者惟

嶺與完雄於諸道權重祿厚爲世所艷臣是何人左
挖右攬殆若非此莫可者然乎僨事之懼猶屬外面
過福之戒實切中心而且臣尩羸積年成痼前於嶺
藩之丐免也亦嘗以此控辭盖其姿弱神昏不耐煩
氄故也今以一分無減之貞疾復當十倍有加之劇
務則實有所行不得者矣臣非不知委畀如彼其盛
夷險在所不避而以公以私無一可以奉承恩旨者
玆敢畢暴衷懇仰瀆 离明伏乞 邸下俯賜鑑諒
特遞臣全羅監司之職以重官方以安賤分
答曰覽書具悉今授卿是任意豈徒然哉見今災荒

溢目賑事方張卿其嚴明黜陟盡心奠接以除朝家南顧之憂

請湖南災邑大同結錢停退書

伏以臣素乏可擇之才且蔑已試之績而謬玷廟剡猥辱藩揀臣當力辭以遞爲期而恩答之下辭旨鄭重諭之以災荒賑事勗之以黜陟奠接委畀之隆逈出格外臣於是惶隕感激他未暇顧遂不敢不冒膺將不敢不勉赴而臣未諳本道事情則誠所謂百聞不如一見者也況於莅任之前何能有設施拯濟之可言乎雖然事有在民甚急於例有據而又不可一

日可緩者則臣安敢徒懷賤分之猥越不思德意之對揚使湖以南幾萬飢民未蒙天地涵育之澤哉臣不必遠照古事傍引他道雖以　先朝以後事屬本道者言之若值荒歲設賑則多有大同結錢停退之舉雖其多寡不等而或以狀請或以特教載在籌司所藏惠政年表班班有可考矣見今湖南一路歉憂方棘俵災幾四萬結抄飢爲六十處則恐不待躬履其地目見其人而溝壑鶉鵠可以遙度秋既失稔春若畢徵賙恤之際撫字雖勤椎剝之下渙散可慮今若以尤甚邑之大同尤甚與之次邑之結錢並限三

分一待秋成停退俾紓災民一分之力則在於經用
不過有差遲差速之別而其爲實惠下究不可與應
文設粥按例發粟同日而語且時當捧稅一刻爲悶
民若已納吏必爲逋其所以利之適以爲害玆不得
不忙陳愚見以備 睿覽伏乞 邸下卽下此章於
廟堂俾議便否特施曠絕之德音亟發停退之關文
則實一道之幸也
答曰覽書具悉苟利於民何事不從所請依施

辭全羅監司書

伏以 聖節載屆於慶年縟儀誕舉於斯庭匪域臣

民咸頌　睿孝仍伏念臣於本職宜辭不辭恬若固有亦已半載是豈臣本情然哉其始也大賑方張特簡有令不意賤名至登廟剡繼又書答懇摯非臣所堪臣竊以爲踰濫之懼或近於規避貪冒之嫌反輕於往役遂不敢力辭也知臣者謂臣才弱擔重憂其事之不濟不知臣者謂臣饕榮嗜利全昧乎辭受之義而乃臣區區微諒抑有自定焉耳幸而賴天之靈與國家之德籌劃帑頒惠無不遍結退賦停願無不遂遂使顑領免於顚連枯朽得以蘇甦洪恩庬澤洋溢海隅而臣亦有藉庶免大戾此皆我　邸下賜也

且今麥事普登秧役罔愆目下民憂或得少紓臣於
是始可以控辭惟　邸下試垂察焉臣竊觀湖南事
勢可謂陸海之珍藏也田摠爲八路之最稅額當一
國之半而菑畬日荒杼柚歲匱加之以虛勘之羅疊
徵之簽官梏民瘵百度俱弛說之雖易捄之甚難然
以其捄之之難不思所以通變則竊恐異日朝廷之
慮不止於今也誠宜急加經理如漏之補如欹之正
如焚溺之撲拯而此時旬宣尤係得人似臣駑下何
能承當此臣之當辭一也臣自受任以來旣經巡部
又行考績則設施措劃之間宣布對揚之際固當自

效於萬一而明有所不察故吏鄉擧多舞弄威有所不振故邑閭或無懍畏鉤隱剔幽尙矣無論簿書期會每患不給溺職之誅在臣甘受苟究其弊將歸何地此臣之當辭二也臣本措大眼孔甚小妻孥契活福分有限而三數年來再叨雄藩屢掌黜陟之柄久處脂膏之所寵極災生鬼怒人猜卽天下必至之勢也臣亦粗識此理夙宵憂歎凡今卿宰之列踐履望實不患無人而豈或有歷典兩南如臣者否乎此臣之當辭三也有一於此可以必辭況以臣不容不辭之病乎臣幼嬰奇疾轉成沉痼雖於齒髮盛壯之時

飲食起居不敢與恒人自同中虛生痰痰頑爲癖方其甚劇也胃無所納而腸則滑氣不相續而血則濇如有一件物事横亘於腕膈之交按之而有形扣之而有響五官爲之失守四體爲之不擧是誠湯焫針砭之所不及而非一朝一夕之祟也臣抱此難醫又於南方水土積有所傷潦濕暑炎外攻內鑠舊證越添薑桂技窮消瘦戍削奄成癃廢筋膂神精隨而耗減而尚欲自力於劇繁理劇之地則實有強之而不得者矣臣身生死縱不足恤其於國事何哉玆敢瀝盡肝血仰瀆 睿聽若蒙天地父母生成之恩曲賜

體諒少得以任便調治則其病旣深雖不可爲亦無所自憾矣伏乞　邸下俯賜鑑諒特遞臣全羅監司之職以重公器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答曰覽書具悉麥旣登熟賑又善成雨暘得宜民生奠安卿則可謂一路福星更勿爲辭盡心觀察

辭弘文館提學疏 庚寅

伏以　廟宮歷展情禮克伸此時　聖衷俯仰增感況今陛　儲之典旣定錫冊之儀將舉慶新愴舊環域同忱仍伏念臣適叨弘文提學之任而方以　親祭祭文撰出事有牌招之命在臣賤分固當竭蹶趨

承第此職名初不近似非但臣所自量抑衆論所未
嘗到也始也受點議諡爲重不敢不冒昧出肅而因
仍蹲據非臣素情特閒漫控辭之非其時耳今若以
誤恩爲儻來暫膺爲固有抗顏自造於製述之役則
無論其醜陋畢露貽羞館閣傍人之視之必皆指點
驚恠曰夫夫也有甚才能聞望乃敢以文任自處乎
臣亦四維中物耳將以何辭解之臣於是未暇以失
學之歎不文之愧張皇覼縷自歸於飾讓也臣雖空
疎旣繫仕宦凡於百執事之末尚可以勉强試可奔
走効力而至若詞翰之地爲任最別苟無其實工拙

立見借使臣忘廉喪耻憑寵貪榮實有所行不得者矣左右裁量慚懼益切不避猥越悉暴衷懇伏乞
聖明俯賜鑑察亟遞臣所帶提學以重公器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辭吏曹參判疏 辛卯

伏以臣才短學淺百無一能不足備器使之末而由前驟躐姑捨勿論見今忝竊尤爲不稱夫廟堂之參謨謀館閣之典詞命非臣蒙蔀所可議到而乃反兼管之不足久據之至此臣方夙宵憂懼若隕淵谷擬俟朝家小暇悉暴衷懇以祈鑑諒不自意亞銓寵命

又下於此際是何誤恩之荐疊若斯之亟也臣誠惝
惶震越罔知攸措臣於三銓曾亦承乏旣冒膺矣或
代斵矣以今所叨較諸昔日班秩雖殊職事則同揆
以恒情宜無必辭第伏念量窄而受多者不破則溢
材弱而任重者惟顚與仆即必至之勢必然之理也
若臣本兼諸任雖使古名碩號稱通才者當之亦必
瞠然乎其却步況臣至愚極劣最居人下乎臣聞父
母之於穉子也顧復撫育靡不用極豈不欲其子之
飽且溫也至於脆醲之食靡麗之服必爲之禁之戒
之裁之損之惟恐其食過而傷生服濫而折福此所

以爲父母之至情也臣於我 殿下不啻若穉子之仰父母而 殿下之所以處臣殆與父母之養穉子有異焉何哉臣於是未暇以可堪與不可堪控爲說辭自歸於仕宦之例讓也故於日昨政命雖因牌望路阻不敢不章皇出肅而久於此非臣素計也今又以掌試差出嚴召荐降臣若因緣事會惟以趍走爲義分則卽一沒廉隅之鄙夫耳尙奚以藉手事君乎且臣伏見大臣奏語至以試事能否歸責於政官則是必權衡鑑識精切靡差然後庶不至妄薦謬擧自抵重究而臣本固陋寡與人交同朝羣彥多有誰某

之不辨者則猝然以莫重之揀選自任實有所行不得也若蒙我　殿下推曲遂之仁垂生成之澤特賜鐫改俾不至負乘之招災跋疐之致患則私分可以少安公器可以不輕惟　殿下察之

辭貳憲疏壬辰

伏以臣於賓筵末班忽伏奉正卿陞擢之命震懍隕越五內失守自不覺惶汗之浹背也若使古昔名碩當此誤恩於登對之時則勿論其前席陳懇之自有階限直以爵秩之踰濫命令之乖謬爲朝廷力爭以期反汗而臣則嚴畏泯默罔知攸措終不敢進一言

而退乃爲此齟齬汗漫之說以飾備例之讓以臣論臣臣亦自愧況在他人孰肯以實情信之雖然臣亦我 殿下造化中一物耳有懷必達恭俟體諒亦人情之常也安敢以煩屑爲懼自阻於仁覆之天哉臣未暇以八座之列非凡夫可擬三命而走卽前人所戒爲言也臣於臣父臣祖無能爲役則固不可自託於繩武而臣兄現在崇宰臣又蒙此寵旨居然爲兄弟正卿矣豈不攢祝豈不榮耀而歷數滿廷簪紳寧有如臣家者乎臣旣闕材識且乏績勣量能揣分未有以絲毫加於人者從前叨冒已極愧懼況又加之

以萬萬不敢當之資秩以處滿廷簪紳所未處之地乎假使四方瞻聆姑置臣於忘廉沒耻不與責之以士大夫辭受之節其於鬼猜神怒災咎必隨何哉臣之一門頂踵莫非我殿下煦濡涵育之澤也若謂臣或可備數於器使之末則竊計班資固已厚矣臣亦當隨力奔走得效涓埃何必以必不能必不堪者使之增益其高亢盈盛以自陷於顚敗哉臣於是不能無惑於我殿下終始生成之至意也臣若以寵爲利進進不已昧知足之義犯致寇之訓或有傷於我殿下全保世臣之一副當規模則此臣所大懼

也臣又若竭誠披衷有格　至尊下不至冥升之譏上以副曲成之仁臣主兩榮舉措得宜而臣亦有可以藉手者則此臣所大願也玆敢悉暴情實仰瀆崇嚴伏乞　聖明俯賜鑑察亟收臣新授資憲階品以重公器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未徹疏

伏以臣猥以匪才參聞廟堂之緒餘者亦多年所臣素蔑需世之學且乏救時之術伈伈泄泄未嘗有一半分措劃以少裨我　殿下綜名核實之治則雖謂之將焉用彼有司未爲過也第其簿書雖曰叢委尚

可以按例遵奉積儲雖曰匱乏尚可以從便塗抹而
實由數年之間穡事粗登賦不甚縮糶無或停故耳
雖然此不過目前之苟幸也未暇爲旬月慮則國計
之寒心厥惟久矣況今旱澇爲災三道告歉汎舟之
役遍及西南發倉之政迫在冬春畧計其當入穀物
少不下三數十萬斛而賦之縮糶之停又不知將爲
幾何然則必有縮與停之代給者然後庶可捱過一
年是又從何而摸擬之乎國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
年之蓄曰國非其國此固尚矣無論會未聞以千乘
之資屢豐之餘一遇饑荒措手無地如今日者也爲

今之計只有重劃元穀益發封貨以爲充補之需而拖至于再年以往則元穀愈縮而耗必不繼封貨悉罄而貸亦無所雖有智者恐無以善其後也臣於是怵然瞠然滿心憂懼試以一國貸穀之稍可稽考者查括其贏絀則其所爲獘積有由來如欲悉陳更僕難盡姑取近年比摠條列于左惟 殿下試垂察焉

臣謹按八道會內外穀摠除却關北一路以辛卯摠折租比之七年前甲申摠則元數之減爲五十萬石零分還之加爲十二萬石零以甲申摠比之七年前丁丑摠則元數之減爲五十四萬石零分還之加爲

四十四萬石零至若京司錢穀原有當年會計計其新捧與前遺在以備乙覽者也今就銀錢綿麻米穀等都數依式折錢以辛卯摠比之十年前辛巳摠則所減爲九十一萬緡零以辛巳摠比之十年前辛未摠則所減爲八十七萬緡零以辛未摠比之十年前辛酉摠則所減爲一百十四萬緡零而雖以度支經用論之以丁丑至辛卯十五年摠比之壬戌至丙子十五年摠則所加爲一百六十三萬緡零以壬戌至丙子摠比之丁未至辛酉十五年摠則所加爲一百五萬緡零以此觀之京外貨穀之不入此簿者又可

類推而勘簿之中亦有停排而無可徵欠逋而未及
發麁劣腐敗而不堪爲斂散則其餘可知也歲計則
所減如彼經用則所加若此焦釜之急勢濫觴之末
流未足喩其難支也且田政所重顧嘗何如而量之
未改已過百年舊災仍作永棄新起徒存文具今以
辛卯應稅實摠比之御極後最高摠之壬戌則所減
爲三萬六千結零以壬戌摠比之　先朝時最高摠
甲辰則所減爲二萬結零以甲辰摠比之　英廟時
最高摠戊辰則所減爲二萬一千結零通計之則所
減爲七萬七千結零而爲一國十分之一此非臣敢

爲懸空說也昔宋曾鞏議以景德皇祐治平三朝財
賦較其出入之數按尋載籍即今比舊罷其所可罷
損其所當損從其約而杜其浮　皇明邱濬演其說
請稽考洪武以來戶口墾田錢糧比今孰多孰少然
後據其所入計其所出該用幾何餘積幾何庶幾知
祖宗之故實府庫之虛實而不敢輕費也臣即非敢
遠引古事不過以近年比總而加減之數如水漸下
假使以幾年總更爲滯考則其出加而入減不啻倍
之有餘尤豈非大加警惕者乎臣又因是而思之大
較天之生財元有其數未嘗以古今爲殊而不在於

上必在於下此古昔明王藏富於民不以府庫財爲
財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推此義也顧今穀揔
錢揔田揔之減極矣似當布在民間旣庶且富而臣
竊觀民生之凋瘵日甚一日貧者終歲力作不足以
供賦役富者蓄無盆之貨操不些之券而蓋藏則闕
焉其能以新穀繼舊穀者特十百之一二耳是以穀
熟則得以支持穀不熟則專仰賑貸賑貸之不能周
溝壑而已貧富俱困殆有甚於國之爲計是曷故哉
一言以蔽之曰末技太勝而不能務本侈風太熾而
不能遵制冗費太廣而不能節用謬例太繁而不能

釐瘼以致民無恒產國無預儲岌岌乎有撐拄不得之慮興言及此寧不於邑臣深惟民國事勢不可不稍加變通如欲變通必當以裕國為急務然而後之言裕國者每多為聚斂掊克之術自以為裕國而不知其民之重困也則何異於充腹而割肉惜毛而反裘哉臣故曰國裕則民自裕民裕則國自裕裕國所以裕民也先正臣宋浚吉之言曰搢紳之間有國邊民邊之說行焉盖以惻怛者為民邊幹辦者為國邊民即國國即民分而二之寧有是理豈其非道而先正言之乎今之議者必曰前日之遑汲猶夫今也亦

能牽補至今今奚爲不然況乎歛於民而需於國者各有古規一或紛更反滋其害姑不如仍舊貫也其言未始不老於事情而獨不念今之國計民勢與前日迥異雖欲如前日之牽補不可得也哉至若紛更云者乃是改絃易轍一新制度之謂也以今風俗之頽墮紀綱之委靡有不可議到於此則臣雖愚騃亦所料得而臣之不避猥越敢爲此妄論者實緣民國所需已到十分之地失今不言後必無及姑以人人易曉之比揔者粗效微忱冀或有稍加變通焉耳若曰如何而變通云爾則臣必曰國則崇儉節用民則

務本抑末祛其冗費謬弊之害於民國者已是乃善理財者不易之成法也若曰其條目義例如何爲可云爾則自有前代史牒及國朝名碩之所論列者可以擇時措而按行之非臣管蠡之見所敢及也伏願
聖明淵然遠覽下臣此章博詢大臣諸臣亟圖所以裕國裕民之方則國家幸甚生民幸甚

請　嗣位內閣聯劄 甲午

伏以今誠何等時也此誠何等事也而以　邸下善繼之孝徒事攀擗之踊節罔念踐行之彝典歷日違拒羣情轉迫臣等請冒死而更陳之惟　邸下少加

節抑俯垂諒察焉伏惟我　大行大王臨御三十有
四年宏謨偉烈與天靡極深仁厚澤浹於環域故雖
於　仙馭上賓之後凡係含生莫不奔走號哭如不
欲生而尚有以恃而爲命者卽惟我　邸下當世嫡
之地膺　儲副之位岐嶷之　睿質兆民係望溫文
之令譽四方延頸也天地之所眷佑　祖宗之所畀
付　殿宮之所依賴臣民之所蘄嚮惟在於　邸下
之克降俞音勉承大統而況我　邸下方居冲齡萬
幾之煩有難獨運則方以　坤殿垂簾之節倣前代
之故事稽我家之徽規同聲齊籲亦已屢矣以我

坤聖殿下止慈之仁達權之德寧不惻然惕然夬賜
允從而 坤聽愈邈一向靳持者實由我 邸下之
任情哀毁無所變動焉耳然則爲今日岌岌之國
勢定震盪之民心在於垂簾垂簾之命在於我 邸
下嗣服之舉以 邸下聰明特達之姿獨不念及於
此哉臣等皆我 大行大王邇密之列也今於攀髯
靡逮蓐蟻莫遂之時寧忍以非幾之言屢瀆不一瀆
於惸惸在疚之際乎伏願 邸下卽許庭達俾大位
無曠大禮克定千萬幸甚取進止

辭吏曹判書疏 乙未

伏以歲籥倏飜眞遊日邈仰惟　聖慕益復靡逮而
喬陵獲上吉之兆　太室定不祧之禮格孝自天觀
德有地尚可慰匪域臣民於戲之思也仍伏念我國
家今日果誠何等時也雖以我　大行大王遺澤滲
漉有以固結乎民心以我　太母殿下深仁盛德簾
帷臨政有以迓續休命轉危爲安然而寶齡未及於
鼎盛洪業方撫於艱大正宜君臣上下聚精會神使
一政一事一號一令粹然無不出於大公至正之域
少收泮渙之情稍挽岌嶪之勢而乃於一初建極四
方拭目之日拈出賤名有此特授問其人則輿望之

所不到朝論之所不數也問其職則古所謂大冡宰
而銓衡人物激揚清濁者也問其所處之地則猥忝
外屬頻蒙私覿者也除目一下羣聽駭惑臣於是未
暇以眷顧之隆爲榮畀付之重爲懼直爲 聖朝興
替之機不能不繞壁而彷徨也假使臣才智有餘鑑
識無差廣開恢蕩之路丕贊平明之治以之厭服公
議維持世道將此方彼輕重懸殊況臣駑下萬萬無
此理而究竟徒歸於下而貪冒上而私昵之譏而已
此豈臣外飾之言哉臣本卑劣百無一能而偏荷
大行朝不世之遇頂踵毛髮恩沐尚浹今於萬事莫

逮之後苟有一分人心寧或以夷險燥濕較計於其間以負追報之義哉誠以此時此命大關得失非止爲一身去就故也臣固我 殿下曁我 太母殿下造化中物耳凡係辭受惟上所命今若粗全微諒或不至貽累初政則臣將與有幸矣又或顚之倒之趍走爲恭則臣當拚棄廉隅不遑他恤臣情到此已竭無餘歷日違傲罙增罪戾玆敢披瀝衷悃仰瀆 嚴廬伏乞 聖明淵然深鑑特遞臣吏曹判書之任以光 聖德以安微分千萬幸甚

辭 奎章閣提學疏

伏以禮隆尊禰徽烈載揚孝光親祼 聖慕克伸慶
與愴并匝域同情仍伏念臣叨决不堪之任抱必欲
辭之願而上下哀遑未敢言私重以進秩之典踰濫
涯分皐比弓弨寵錫便蕃實非罔功賤臣所可承當
而含恩怵義又未敢巽避豈臣衷素全不識廉耻二
字徒欲貪戀於重畀僥倖於殊賞也哉特其事會不
得不然而惶愧之心食息靡安乃於千萬不自意以
臣爲 奎章閣提學牙牌促召事體旣重華誥宣旨
禮數尤異閤中故例例不得違傲遂托顛倒之義粗
效叩謝之忱而退自循省驚汗浹背莫知措躬之所

也臣於我　大行大王在宥我　先大王代聽之際猥以無似獲忝閣銜眷顧逈絕光寵爗赫出入邇班旣多年所今當湖弓莫攀梧雲湲邈每一追惟自不覺聲淚之俱發逮我　殿下丕膺初服復有此非常之命回徃日之遭逢荷不世之委寄臣雖豚魚寧不激感然而以職名則較前而隆卑懸殊以人器則在昔而遴揀極嚴以之表率乎羣僚董飭乎一院西序琬琰尊　聖謨於日月天府圖書賁職化於休明皆長閣者所職而亦惟我　皇祖正宗大王設閣建官之本意也古所稱翰林宿儒龍圖老子冠內廷供奉

之班者未足喩其崇顯清切則臣是何人敢希冒當
臣歷攷掦始以後處是任者其文學聞望舉多當世
之選而又攷今日擬議館閣之臣未或有空疎湔劣
如臣之至下則臣於是誠左右思而不得其說也且
臣舊物厠在近屬追先報今所自誓也生隕死結所
不辭也凡係夷險燥濕不宜揀擇去就况於此至榮
極耀之地何苦爲蹴踖丐免之計而臣之夙宵以與
攢手而祈祝者上則　君德之克躋光明也下則
聖澤之與被生成也今乃一切反是銓柄閣務兠攬
至此究竟顛沛指日可俟豈不累官人以公之政欠

無物不遂之化而臣之夙宵祈祝亦無所底臣雖未暇自恤竊爲朝廷惜此舉也茲敢披瀝肝肺仰瀆崇嚴伏乞 聖明俯賜鑑諒先收臣內閣新授以重公器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辭吏曹判書疏

伏以臣以百無肖似之姿當萬不堪承之任黽勉從事亦旣半載凡銓家所謂抑僥倖而振淹滯謹考課而甄流品者未有一事自效以稱塞委畀之至意而一經大政百醜畢露雖欲自掩而有不得者日前廟堂論列合被郵罰問備薄勘匪罪伊幸仍伏惟我

殿下始以特旨授臣是職者豈直試可已哉將使之調劑激揚以贊平明之化而臣之所以奉承者亦非全出於貪戀權寵也私竊以爲塵刹之報或在於此遂敢不自量度而出膺焉耳然而才智淺短鑑識茫昧積戾招謗不可但曰已試而蔑效則臣之可辭一也銓官以京察爲瓜限每於六臘之後或蒙三告加由則下必援近例而力辭上輒按故事而體諒卽所以均勞佚也養廉防也臣亦冒忝銓地則曷敢不以前後諸臣之所蒙被者仰冀一體之恩乎臣之可辭二也臣固外施之近屬也雖有閒漫除拜亦必致驚

惑而乃於此萬目睢盱之地叨竊之不足蹲冒之又久則罟擭井坎猶屬臣身獨不有傷於天地生成之仁乎臣之可辭三也有一於此不宜晷刻晏然而況臣積勞之餘暑濕外攻痰癖內欝頭目暈眩而茫如墮霧脘膈膨亘而堅於頑石重以上嗽下泄百祟迭發一日所啖未滿溢勺似此形證恐不待良醫然後望而走也臣素抱沈痼不能與恒人齒卽 聖明之所俯燭而同朝之所共諒也方其盛壯也每藉攻刼之劑或收蕩滌之效而今焉血榮氣衛與年俱衰雖欲借力於陳腐亦難矣惟有亟卸重務安心治療之

爲一條生路則臣於是安得不仰首而請急乎政牌有命甘犯違傲畢控衷懇恭俟鑑照伏乞　聖明亟遞臣銓職俾公而無瘝官之患私而有調病之暇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冢宰重任也一經京察輒爲辭遞是果金石之典乎勿辭調理行公

再疏

伏以臣猥控銓家近例兼陳賤病實狀顒俟恩諒庶得調治廼者隆批遝降不惟不賜遞免反又勉之以冢宰之重責之以金石之典溫諭敦勸不啻如慈父

之詔迷子臣是何人獲此優異雙擎九頓如新受職在臣微分顧何敢更以去就二字重犯膠擾之科而第臣前疏尙有區區私義之未悉暴者不得不冒死而一陳之惟　殿下少垂察焉向者廟堂草記其事則屬於規例其罰則止於推緘臣雖至愚寧或以此爲一毫分疏計哉特以銓官所掌在於考績遴選此而不重不愼至於乖了溺職之失合抵何律然而欲以自引之情覼縷乎章奏則或礙事面欲以無辨之義澒涊乎官守則亦傷廉防遂據見病難强而言耳今則調理之恩暇已過其限而又以籌司事務之不

得舉行至煩廟飭惶隘罙甚臣情到此亦云慼矣臣旣抱此慚悚無地自容而若以一疏乞免足以自伸本職兼務事不相關揚揚若無故者然則如臣庸陋固難以士大夫進退之節自處而其於朝廷之四維何哉至若臣沈淹之證𢓡羸之形已蒙俯燭無待更煩而其於時月之內不可以蠢動亦非臣故爲飾辭也且銓衡籌務俱係至要有難瘝曠一刻虛縻有一刻之害一事暫停爲一事之弊而緣臣情病稽滯至此尤臣難贖之一端伏乞 聖明仰稟 東朝亟命黜罷俾公私兩便仍治臣屢瀆之罪以肅朝綱千萬

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宜欲一伸本職許遞至於籌務之并引萬萬過當卽爲舉行

辭水原留守疏

伏以臣於日前猥蒙謬恩授臣以華府保釐之任以臣菲才薄識豈有一毫可堪之望哉特以其地則仙寢之所衞護足以展於戲之悃其職則先父之所踐履足以遂率乃之願冒昧出膺行將辭陛適因賓筵末班得伏聞大僚所奏以卿宰被推期於遞職多所論列至以尊朝體係後弊爲辭臣於是慙悚兢懼

不覺惶汗之浹背也臣固知大僚此言亶出於修明
故規董飭百僚而第臣歷數近日卿宰被推而遞職
者則臣實其人雖廟堂以忠厚之意不發其名姓朝
家以寬大之度不加其威罰臣罪臣知雖欲倖逭而
不可得也臣既以被推遞職至煩大僚之論列則今
又以此自引亦知爲罪上添罪而竊伏念廉防者有
國之四維也分義者人臣之大節也臣若以此情踪
諉之以事屬既往職在外任抗顏爲冒赴之計則其
爲壞廉防而隳分義反有甚於朝體後弊之有關係
者茲敢畧控微諒仰瀆崇聽伏乞　聖明俯賜鑑照

特勘當律以勵具臣千萬幸甚

雲石遺稿卷之五

雲石遺稿卷之六目錄

疏劄
辭崇政疏
辭大提學疏
再疏
三疏
辭戶曹判書疏
辭大提學疏
辭大提學　奎章閣提學疏
辭大提學疏

辭大提學疏
辭吏曹判書宣惠堂上疏
辭吏曹判書疏
再疏
辭右議政疏
再疏
三疏
請鞫囚金正喜酌處劄
冬雷後陳戒仍乞免相職劄
袖劄

辭錫馬之典劄
辭領議政疏
辭領議政疏
再疏

雲石遺稿卷之六

疏劄

辭崇政疏 丙申

伏以　聖製載編於　兩廟原書克附於　列朝天經地緯煥其有光堯羹舜墻愀如復見此誠我　東朝殿下俯仰攀追靡不用極之衷而亦由我　殿下揄徽闡烈之盛孝也神人允叶猗歟盛矣如臣不似白首無死適叨長閣之銜忍當監印之役想昔日之昵侍掩抑而抽金匱之書念百世之不刊恐懼而校玉板之字非不欲竭誠殫精自效於終事而才旣短

澀識又蒙昧存刪之間每仰大僚之裁定考準之際多資同列之審度得以奉莫重莫嚴之工則雖編摩已訖非臣力也苟絲毫未盡皆臣罪也進書而退冞切憧憧廼者 聖教誕降普加恩典臣無可紀亦與其間至擢以崇政大夫繼而有判義禁除拜之命此殆我 聖上爲臣賤名均入於監校諸臣之列不考其實混施一例也然而臣所蒙被卽陞品也崇階也不但於今日閣賞爲最優而已雖以朝家古規言之其爲爵命之難愼名器之綦重固何如也而以臣之至不材以臣之甚罔效獨荷優且重之光寵則臣心

惶愧姑置勿論　聖朝處分不宜若是臣於是未暇以新榮舊愴覼縷乎黈纊又未暇以驟躐之憂盈滿之戒自陳其私悃也歷日縮伏罔知攸措天牌促召承膺無路茲敢畧具短章仰瀆　宸嚴伏乞　聖慈俯賜恩諒特收臣新授職秩以重公器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辭大提學疏

伏以流光易邁朔奠又過仰惟　宸慕益復靡逮仍伏念臣以菲才猥忝閣學今已周歲有餘久冒匪據恒切悚悶而特以　兩聖製校勘之命在臣義分庶

可自效於終事故遂不敢言私耳猶幸印役告竣正
擬積誠丐免千萬不自意三館新命忽下於此際臣
始也驚惑繼而榮感終焉慚恧惶懼罔知所以自措
臣未敢知主薦之人何以薦臣會圈之地何以圈臣
我　殿下則哲之明又何以加點於賤名哉臣於是
不遑自恤竊爲朝廷擧措惜之也故文簡公臣金昌
協辭是職曰其掌辭命則古內翰之職也主科事則
古知貢擧之任也課試文士則　皇朝大學士之制
也至於兼長國子則又成周大樂正之遺也文正公
臣李縡辭是職曰其爲職實關文敎盛衰士風汙隆

掄揀之際必招政府六卿而廣議之是又他職之所未有彼二臣者道學文章蔚爲眞儒而於是職也若此其難之況其下者哉今距其時百有年所世級日降人材日卑固難以二臣間世之賢槩之於今人而雖以見在館閣之列言之鴻匠鉅工磊落相望斷然無如臣最荒陋至庸拙者則其所以賁飾王猷儀表詞林不患乎無人今乃以臣苟充不少持疑曾不若微官庶僚尙且愼簡者後之視今謂當何如且況因之以奎華之供奉加之以木天之纂述其爲綦重有倍恒日臣將何術而堪承之乎臣方左揣右量求說

不得採於野則譏訕殆遍聽於朝則駁正尙遲徒煩
屢違亦難終默而臣欲以學未通經文莫華國地望
標範無一可稱敷衍乎其辭則恐或涉以是自居備
例爲讓只據古名臣所以難進者及在今所叨爲尤
難之狀畧具短章仰凟崇聽伏惟　聖人在上明無
不燭至如文柄之匪輕史事之莫嚴與微臣不稱之
實至切之懇皆已在日月照臨之下矣亟願仰稟
東朝將臣新授館職舊帶閣銜並賜遞改以重公器
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於此任儲望已久勿辭行公

再疏

伏以臣於文衡之職屢回思惟終不稱似猥控衷懇

竊冀體諒而拙辭淺誠未得仰格反又過蒙優假甚

非螻蟻賤臣所敢承當臣欲縮首而恭俟虛縻是悶

疾聲而亟請荐瀆爲懼臣情到此亦云隘矣是任也

專掌詞翰郎宋蘇軾所謂文章之外非取他才者也

意者我　殿下謂臣曾已提學兩館兩館者文章之

府也且謂臣數奉製作之命頻當考試之役或有所

一分可取之實至以儲望已久論之也歟臣於此固

嘗不度不量冒膺之多矣然以騈儷則不能稱塞明

旨以藻鑑則不能厭服公議羣譏衆咻由臣自取臣方噬臍而悔嚼舌而恨往雖莫追來猶可戒而學士之有大稱古人所辭三館之作兼銜前代攸罕臣尤何以堪之臣本駑下又多疾病其甚幼也父母憫其羸弱不以課誦強之比其長也長老親友咸知其無與就而等棄之荒嬉成性年隨而衰居然一没字碑耳其或汗漫於涉獵勉強於功令者原非真積力久而有獲也況今聰明凋矣神精耗矣雖欲抖擻散亡扮飾頹廢以副需世之用不可得也假使臣實有瓊琚玉佩之譽黼黻絺繡之美足以贊 聖朝昌明之

化則此書生之至榮也以臣燥濕不憚之悃何苦爲
厭避計而其如根基本領之初無可論何哉竊又伏
念日者會圈宣爲史局之主管則較之諸堂分纂不
啻有間臣亦已忝諸堂而臣所分纂獨未訖工夙宵
惶愧如負大何羣僚傍觀亦爲之代悚雖春夏之際
排日閣仕其勢有難兼赴盖亦才鈍識闇宂居人末
故遂有此稽滯也分纂之尙未能而況主管之乎洪
惟我　純宗大王紹百王之統撫一治之運神文聖
武久道而化御極三十有四年之間凡敬天法祖靖
世保民之大經大法可以建天地俟聖人者皆將刪

繁撮要作爲信書金簡玉函藏之名山以垂永永年代則雖堯勛舜德蟠際無極若非虞夏之良史誠無以模畫萬一克成尊閣之典也今也不問其經術何如學識何如文章又何如猝然以彤管之任青汗之功責之於如臣空疎者則臣愚死罪恐千載之下有以議朝廷無人臣之當前惶恧在後僨誤抑不足恤也茲將肝膈之披瀝重犯黈纊之煩徹伏乞　聖明俯賜鑑照察臣情之非有所飾諒臣言之只爲所重亟還新命以便公私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前批已諭卿非其人乎校正時急勿

復固辭卽爲膺命

三疏

伏以臣聞寵過者辱祿過者災名過者吝位過者悔
此盈虛反復之常理達士哲人之明訓也今臣寵祿
名位其過乎其不過乎昨日進一階其階崇品也明
日進一職其職典文也通前本兼諸任可謂極一時
淸華顯要而蔑以加矣災辱之招悔吝之至當翹足
以俟恐不煩燭照數計而決之也雖然此臣微分上
說也苟利於國臣焉敢辭臣又聞賢聖之君不以祿
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臣

既忝在近戚不可謂非親與愛者而功能無所底也謬恩濫榮至此之極將何以曉至愚之惑釋有識之議而又與古賢聖不私不隨者得無左乎若此者非止臣一身禍福也臣甚懼之嗚呼臣固我 先王陶鑄中物也恩山德海與天無極在今追報之願宜如何哉其必曰尊 君德於天地之大光 聖化於日月之明而已今迺以無狀賤臣簡拔之偏係累 聖人一初清明之政則臣雖萬死不足贖也臣今疏已再矣 聖批愈摯牌亦屢矣威罰不加分年纂修之事義當勉勵而不敢進比日起居之班分宜竭蹶而

不得趍齋悶戚病積悚爲愆不容不悉暴苦懇冒死
更陳伏乞　殿下特垂矜諒將臣三館新銜亟賜鐫
改俾臣得免於過分之咎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疏至於三例亦備矣勿復固讓卽爲
肅命

辭戸曹判書疏丁酉

伏以　北殿之變載籍罕有　聖衷震越禮舉大臨
臣民驚憒曷有其已仍伏念臣爲臣而無適於用爲
子若弟而不能繩其武點檢平生特一空空然癡物
而洪庇如天餘蔭有地無官不做滚到如此以臣視

臣莫省所以人之謂臣當如之何千萬不自意又伏奉度支特命臣誠感惶罔知攸措繼而自量其必辭之義難以指數臣竊伏惟本職之難愼何時不然而惟此時爲㝡蓋其民產之制節田賦之均平國計之嬴絀莫不專責於是苟非其人關係不少且比年以來經用日匱今秋轉輸尙多有愆明春穀祿茫無可辦雖以前人之通鍊謹嚴東塗西抹每患不給況臣措大何以堪之臣之必辭一也臣先父與臣兄屢經此任幸免大何臣旣百無肖似而妄託家庭之緖餘謬當民國之重務則其究也不止於臣身狼狽公事

板蕩而已將又貽累於父兄成績臣之必辭二也臣之忝叨館閣已三數年矣丐免之願食息靡忘而第無可言之會遂至今般礴耳若使之內典詞命外綰金穀添擔於欲息之肩加鞭於已疲之蹄則惟顛與蹶可翹而俟臣之必辭三也臣以蔑學猥當史役臣固知摹畫天日藏之名山以徵信於萬世者非臣所能而終事之地矢心殫竭校正劄付庶乎就緒而又若間之以繁冗之簿重之以奔走之役左手畫方右手畫圓木天汗簡恐不可以時日計臣之必辭四也臣於年前天官之特除也恩諭鄭重雖不敢不惶懼

祇肅而又敢以中批二字猥貢區區之忱伏想我
殿下或記有之矣今以臣之所以陳戒者更施於臣
而臣乃貪榮戀寵頓忘前言則不幾近於欺君而欺
心哉臣之必辭五也凡所條列皆臣肝血中出來實
非假飾而抑又有微懇之仰籲者臣之自來貞疾即
同朝之所共諒 聖明之所畢燭也以年愈加如水
漸下其可恠可醜之許多形證有不敢一一煩猥昔
人所云後差不及前差後劇必甚前劇者殆爲臣準
備語也要之任便投閒庶或少延鞅掌盡瘁勢必無
幸此實生死關也臣安得不疾聲祈懇於仁覆之天

哉伏願　殿下曲賜鑑照亟稟　東朝還收臣新授
職名以重公器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辭大提學疏

伏以臣見差摸寫都監提調亦旣會同始役有日儀
物之措辦事務之策應無一非度支掌內也以臣疎
闇雖其聚精會神晨夕奔走尙患乎日不暇給而第
念史事幾乎就緖剞劂校讐之餘只是開印而已歲
前告訖雖不敢必抑可謂到得十之七八矣臣適身
縻敦匠無以分詣又非臣殫竭心目以競寸晷則汗
青之功必致玩愒是豈不萬萬悚悶者乎臣竊又念

實錄已例若有時帶文衡人則號爲主管堂上凡係編摩專責於此故臣亦逃遁不得晏然若自任者初非臣才具文識足可堪稱而然特承乏是職不容不謹遵故規也今焉實狀如右回旋俱難譬諸人之有五官四肢視不兼聽舞不兼蹈非不欲兼之矣勢有所不能也臣於是左右揣量惟有乞解三館之一條路耳然則推移變通綽有餘地工課程限庶期不日伏想 天鑑所照獲蒙矜諒若又以均有所重此尤垂成或加持難於改易則亦願將臣地部之任亟賜遞免俾臣得以專力自效於史局臣所望也

答曰省疏具悉兩所兼管果有相妨且値深冬開印待明春爲之可也

辭大提學 奎章閣提學疏戊戌

伏以臣於三館之任夫豈文學聞望眞足以潤色鴻業矜式詞林而冐沒承命晏若儻來玷汚之般礴之若是久哉郎惟曰 實錄之爲莫重焉耳上之所以授之者在於此下之所以受之者在於此朝廷之上閭巷之間所以諒其情而恕其跡者亦在於此臣於是私竊以爲職同往役義無可辭顧切終事分所當勉而臣本駑下識淺材疎蘭臺之筆終非其任重之

以賤疾或不能自力公務亦有所相妨以致寒暑之
屢闕筵席之頻飭憂懼愧悚惟罪是俟盖三載于今
也幸因大僚指授諸堂編校郎官以下莫不殫竭汗
竹洗草次第告成金匱之奉雖垂於無窮朱絃之愴
宷切於莫逮凡所以摹天地之高厚象日月之照臨
者固不敢謂彷彿於萬一至若前　寧王臨御三十
四年之大經大法或庶幾徵信則實由我　太母靡
極之誠　聖上不匱之孝耳如臣者固以竣事爲榮
而已罔功與勞賞於何有乃者寵賚普加優洽上尊
恩宣衆雖共荷內廐面給臣所獨被且感且惶罔知

攸措而所帶文衡之在今必辭卽臣受任之初默計史事之訖作一瓜限比如服轅之蹄負耒之角唯以涉千里終百畝爲歇泊處也似此情悃庶蒙矜諒恐不待臣言之畢矣且臣於內閣猥叨匪據蹙踖之懷靡時自安特其邇密之地不敢數數言私與府部他職等也雖然考之故事實銜之若臣淹留未之多見也況經席之出入閤門之起居元無時任原任之有間者乎一遞之願耿如結轖茲具積懇仰祈曲察伏乞

聖明俯賜鑑照亟解臣館閣兩職俾卒前後生成之澤千萬禱祝

辭大提學疏

伏以臣前上辭本未蒙矜許課日違召罙增罪戾跡已窮矣辭已竭矣臣欲以或有或無之格例膠執而演說則近於滯欲以可辭可受之情實扮飾而陳懇則涉於避雖不敢更事覼縷重犯瀆擾而至若臣决難冒應之狀尚有所未悉暴者玆又昧死仰籲惟殿下察之臣於是職黽勉一出非有儻來之意自任之計而然也特以史事所重關係義分曲謹小嫌難容於其間耳是以洪滀三載一味含默工訖卽懇至蒙曲遂以我 殿下日月之明亦必照燭無遺矣今

乃忘已量之不稱委前眷於草莽徒爲顚倒之計盡
喪咫尺之守則首尾橫决都沒着落臣雖至愚汙不
至此傳所云前日之受今日之不受者事雖不同義
各有當斷章取旨實合援用且都堂會圈朝家之大
典也甄流品以杜僥倖崇名檢以抑躁競奬文學以
賚啓沃皆在是圈圈不可不嚴欲嚴其圈主其圈者
尤宜先盡其自處之道進退以禮大有所厭服公議
然後圈可嚴也臣若苟然貪進不思前後之有異抗
顏而承之攘臂而任之則是誠鄙夫也妄人也雖欲
與議於激揚存删之際以稱塞明旨未可能也況彼

賢俊之被圈者苟欲自好必將以主圈之匪其人舉懷嗤點榮反爲辱其於士大夫風厲之方得不左乎伏乞 聖明亟遞臣文衡之任俾臣得以少伸微諒而館規圈法不至於苟且滅裂則於公於私實爲萬幸

辭大提學疏

伏以臣之再膺文衡實非臣晏若固有全昧廉隅而然也疏籲未格批旨采隆諭之以宿趼飭之以堂錄臣私竊以謂今茲重授非爲宿趼而已卽惟曰堂錄之備位耳餘外無所事也苟能畫卽磨勘庶期因此

體諒不至於上下相持虧損義分故遂乃自托於往役不敢爲固辭計及其完圖之後又値先墓有事倉卒拜章涉歷兩旬始也冒出於不宜出之地終焉虛縻於不當縻之時首尾橫決秖增惶蹙仍伏念是職也不輕而亶其難其愼非如尋常百執事之長帶其銜不容暫曠者有事則置事過卽解抑古例也是以臣於夏間乞免也亦以　實錄告完爲不可不辭之義諦而至荷卽賜矜念則　實錄堂錄事體雖殊其爲是職之竣事一也臣安敢不以向日已蒙之恩更望於今日而我　殿下亦豈施諸前而不施諸後乎

茲敢畧具短章仰冀鑑照伏乞　聖明俯察衷悃亟遞臣三館之任以重公器以安私分千萬幸甚

辭吏曹判書宣惠堂上疏 己亥

伏以臣本綿材薄質猥叨大農重任績庸不興徒增罪戾夙宵憂歎三載于今卸免之願未或暫忘特緣事會多舛遂至許久般礴耳廼於日者伏奉銓長移授之命職雖宿趼恩出特點惝怳感悚莫知攸措而竊有所私心自幸者盖卸免者如釋擔移授者有守株在臣進退綽然有裕故也此際惠局添差又何爲而然也國家貨柄藉云戶惠並稱夷考其出納之數

多寡懸殊今以已試蔑效者復欲驅策於視前倍蓰
之地則可乎否乎假使臣聰明有心計强力任事足
以辦得亦不宜疊授專寄以取事面之苟艱涯量之
踰濫況臣癃病日甚一日比諸度支初拜不啻落下
幾分其何以策轉衰之氣荷較重之務乎至若銓部
自畫之義非臣一陳雖 聖明在上靡有遺漏亦無
以畢燭之矣然而籌啓旣示優貸銓推又屬薄勘故
伊時辭章不敢分疏到此年久更何張皇而此事關
係實在於揀選考績之愼且嚴則臣雖靦然無耻惟
進是嗜何敢以前之一遞謂四維已伸而爲抗顏冒

昧計哉且臣所叨之本職政事之本也兼銜財賦之源也有國所重豈有外此而如臣庸陋兜攬若是寵光所及舉世動色委畀之隆曠古罕聞苟有一分彝性寧不欲生死向前以遂報答之悃而才具之必不堪精力之必不逮猶屬第二件事即臣區區私義只當以罪爲期政命已降牌望亦阻畧控情實仰瀆崇嚴伏惟天地父母曲賜照鑑仰稟　東朝亟解臣新授兩任以重公器以存廉防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銓任重授惠局委寄亍意有在卿何固辭既往之事尤不須過引即爲入來肅命

辭吏曹判書疏

伏以臣之再叨銓地夫豈可膺而冒膺者哉以材則已試而蔑效也以情則雖悔而莫追也以年與病則精力日益衰謝證狀日益沈痼較之前此此職之時不啻落下幾層而開晣之恩言殆過牖迭督迫之嚴命有足格頑遂乃拚棄四維顚倒一肅耳然而丐免之願寢夢不忘未嘗爲一日淹留計而事機多舛情悃莫達荏苒之頃倏爲半載慚負初心若隕淵谷臣旣黽勉從事固當殫竭奉公以效塵露之報況於前月賓筵伏奉 慈聖下敎以擇守令三字爲目下第

一義諦諄諄懇懇幾至屢十百言末又勉之以必善諭之以當信如臣無似當此隆畀惟有感激銘鏤矢心滌肝以對揚萬一而已無奈乎知識淺短聞見迫陋誠非不切慮有未逮上不能丕贊旁招下不能悉副衆願排比之間瘡疣百出考核之際訾責四至黙數愆咎臣實自取官箴之來惟日以俟乃者三告加由迥出恒例開政有命天牌復臨臣尤惶愧靡所容措臣雖至愚亦嘗聞天官京察之爲一瓜限則假使臣拚廉包耻恃寵耽利徒懷蹲仍之計全昧進退之義究亦不可得矣仍伏念臣以病請急固已屢矣豈

不知每每瀆撓隳損義分而實出實狀俈非假飾故輒蒙矜諒未或少靳者盖上天照燭細察而曲遂之也今臣舊疾復添於潦暑奔走之役頻滯頻泄陳腐罔效穀肉果菜幾無所納許多危惡之層出疊生者無以縷陳而大槩是胃家一敗濕痰用事肌革都削形脉俱痿時日之內難責少甦則雖欲自力於已竭之氣更事鞅掌其果能乎玆敢畢控微衷仰祈憫念伏乞　聖慈特賜省覽亟遞臣所帶銓銜以便公私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重任也故委畀於卿而卿亦無必辭

之義何可數遞卿其勿辭調理行公

再疏

伏以天官重任也京察大役也以此任了此役未有不求解得解便成銓家故規此盖禮使臣工均其勞逸而亦所以銷除專擅之漸風厲蹲冒之習者也臣亦四維中物故敢援他例猥控至悃及奉恩批不惟不賜矜諒乃反委寄隆摯萬萬非如臣不肖所敢承當而末又諭之以亦無必辭臣誠悶菀抑塞罔知攸措臣今敷衍乎不可復出之義諦則情已窮矣汎濫乎不可自力之病狀則辭已竭矣然而在臣區區私

懇竊有一言之願畢者惟　殿下察焉臣之此任復叨也全忘曹沫之耻甘犯馮婦之譏者亦非盡出於貪戀權利也一分報效之地實在於此而舊愆未湔新讟又興回光返照皆妄舉也姑幸　聖度包函不施以譴何朝議忠厚不加以駁正故臣猶可及今丐免以保微命耳若又冥擿不已自犯大戾則嶺海斧鉞臣雖自取豈不有傷於天地之覆燾雨露之涵濡乎臣以休戚與同之跡抱夷險不避之願凡在奔走唯上所命而灼知生死之關繫此一遞徒懷嚴畏不能仰達則是臣自疎於聽卑之下也由限既迫衷情

轉切再煩短章迷不知變伏乞　聖明俯賜鑑照亟遞臣本職仍治臣屢瀆之罪以便公私千萬幸甚

辭右議政疏

伏以君所愼在擇相臣所艱在作相相之爲言助也將使臣助君爲理豈非愼且艱哉故相得其人而其國不理者未之有也相不得其人而其國理者亦未之有也用捨之間興替係焉去就之際休咎判焉不可不審也假使國家暇豫年穀豐熟政敎浹洽紀綱振擧蓄積廣而民俗淳學術明而士趍正官師寅協無有一事可憂猶當其愼其艱莫之泛忽况今日事

勢其果彷彿於此否乎臣愚死罪竊以爲　聖學雖
已日新　慈德雖已海涵而若謂之上有磐泰之永
鞏下有膏燭之普達則未也有如粗識治體之賈太
傅輩觀之其不但太息流涕而止者明矣然則此時
此任將尤如何及夫特旨之下所拈出姓名者卽朝
廷間最不材尤無能之賤臣耳臣之驚惶震懍固不
暇論其與擇相之政作相之道得無左乎臣伏念鼎
席旣空金甌將卜安危之機在此一着百僚之翹首
在此八方之加額在此三事六府遂順調和之望在
此而命令所降乖過而拂瞻聆所及駭極而嗤如是

而欲求其相助爲理遠矣臣於是未敢自恤其職任之隆重涯量之踰濫實爲　殿下國事中夜繞壁繼之以恐悚也　殿下於臣旣曰知之審矣又曰亦惟我　東朝則哲之明從古人臣得此殊遇凡幾人也苟可以塵露之細襪線之微或能少補　聖朝則臣雖至迷至頑豈忍有惜於一身之肝腦髮膚哉惟其受恩也深故欲其報恩也切而報恩之悃在於弼違弼違之義莫有急於臣所蒙被之誤恩及今改之猶可及已且　殿下所以命臣爲相者或謂臣有一分可採之言而然則今臣所言必有所開納矣又或謂

臣言無足可採焉則焉用彼無足可採之相哉臣既
未拜命尚在筵臣之列凡有闕失宜無所不論矧乎
擇相而不得其人也乎玆敢悉暴衷懇仰冀鑑諒伏
願　聖明入稟　東朝亟賜反汗之命以重天職以
光　聖簡俾臣亦安賤分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立相必愼爲相克艱卿言是矣
而予亦粗知其義種種時事之小憂大悶卿又言之
而予則曰累卵綴旒不足以喻其危凜弘濟共理惟
輔相是已所以必愼予簡任卿克艱支傾扶顚與卿
籌之回否爲泰與卿圖之措國勢於泰山磐石之安

此非無其道而做不得之事則所望於卿者安得不厚且大矣而卿乃過自謙巽不欲擔夯歸之一着之誤寓以弼違之義一則予誠淺二則予誠淺慚歎之極夫何云喻而予雖誠淺卿未可以勉回初心庸答我 慈聖憂勤付畀之念哉傾注之深懸企益切卿其諒之卿其諒之

再疏

伏以臣以樸樕之材而膺支廈之寄斗筲之器而叨調鼎之任千裁萬度小大不稱猥控微諒反紆隆獎此固臣誠薄辭短未能有所格感而撫躬失圖罙切

慚懼夫幼學壯行舉世之所同願君寵國均曠代之所難遭也臣具同願之情得難遭之會上可以贊職化於笙鏞下可以垂功名於簡策而今迺不然寧被方命之誅未敢爲冒進計者顧其中誠有甚不獲已者焉耳臣之平生臣自點閱判然無寸長尺能之可見者以言其操履則少乏拘檢已忝庭訓老益乾沒遂落俗套以言其學術則功令剽竊尙多窘步經史貫穿何論需用以言其績庸則歷試中外效蔑絲毫滚到崇顯譏積尸素本末如此無可比數於指使之列而猝使之儀表雅俗匡扶艱危則不幾近於泛芥

而運萬斛策蚍而騁千里也耶昔唐鄭綮拜相以歇
後固辭而不謂之工於謀身者多其能自量也如臣
卑鄙亦有自量豈欲處歇後下哉嗚呼臣本衰晚通
籍志望有限而偏蒙我　純宗大王暨我　翼宗大
王兩聖人簡拔之私庇覆倖於天地涵育踰於雨露
今焉萬事莫逮臣亦老白首矣欲爲之報常恐不得
其所幸而借可爲之地當有爲之時不能直前擔荷
以效一半分追先之義實非臣願忠之不足卽臣無
其德又無其才故也恩眷愈厚而莫之奉義分彌虧
而莫之顧恤焉如窮無歸寧不戚哉丞弼之職跨月

爲曠奉命之人鎮日相守尤係臣惶蹙悶迫之切至
者玆又悉暴肝膈更瀆黈纊伏乞　聖明深加諒察
亟收臣中書新命改卜賢德以幸國事以安私分千
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予不欲督迫於卿故偕來之命
始下於日前卿必知予心而卽起不屑乎備例之讓
而巽章之來鄭重如舊若將中書故事之必循乃已
更失所圖悶鬱何言雖以故事言之古人有一疏而
出者豈其不顧四維蘉縈耐譏而然哉時值極艱勢
難終免則先國懋寶之義自有審裁故耳顧今之時

何等時也上之必致下之必膺又是不可已之時也
卿之所以審裁者豈遜於古人乎哉且卿之謙讓卽
以予初諭歷敍而予之取於卿者定在是爾初諭之
云猶未足以狀卿則卿雖欲退然不居自處甚遜曰
章之美塗人耳目有不可得以揜之也至若受知
先朝義在報今凡厥在廷孰不道此而言出於卿予
心增憾予言及此卿作何懷然卽此一言卿尤不可
一向固辭在卿之道有進而已卽出而已予不須多
誥爲也

三疏

伏以臣於日昨　慈諭之下畧有附達而嚴畏之極
菲忱未罄掩抑之至蕪辭莫詳方寸如煎靡所止屆
臣以凡庸之品蔑輔導之才而乃蒙我　先大王拔
之衆慮之外畀以至重之責臣竊以爲力雖不逮分
當自效遂敢出入於毓德之地陪奉於典學之筵矣
幸際我　殿下睿質天縱聖工日躋臣方翹首企足
以俟緝熙光明之盛而今臣所叨勢有相掣或違宿
昔之願則在臣賤誠能自安乎抑臣區區私義斷然
有不敢者三而衰與病不與焉臣伏念右賢而左戚
明主也執公而屛私治世也臣果賢歟戚歟公歟私

歟假使臣德望足以坐鎭謨猷足以協贊已不免貽
累清朝而况臣賴而爲命卽　殿下全保之念耳臣
之此職不出則已出必顚沛灼然之勢也臣於是雖
欲呼號而丐之無奈何矣　殿下於是雖欲憫惻而
救之亦無奈何矣此一不敢也古人以宦官宮妾不
知名者爲命相之要世以爲名言臣之課日昵侍殆
將十年清燕之所較密於溫室階闥之間易混於暬
御則不可但以此屬之不知名言也冒一世曲逕之
嫌開後日倖門之獘者非臣而誰此二不敢也臣兄
身托肺腑官備爪牙兢懼之心常若淵氷長枕廣衾

申申戒飭惟在於謙之又謙損之又損而臣未能有遵嗜進不已以至句軸之位亢之極矣國而偏重之譏家而太盛之憂姑舍之緣臣如此使臣兄垂暮之齡增慮倍惕不寧其寢食則其於父事之道何如也此三不敢也有一於此皆可以判其辭受而如臣枯朽癃疲未堪驅策之狀雖不張皇爲說固有所洞照者矣第臣所被之眷注如彼所當之情地若斯恩義之際不孤則悖實臣命卒之秋也茲又冒死畢陳伏惟天地父母曲加矜諒仰稟 東朝亟還新授仍治臣前後辜負之罪以厲羣工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日昨　慈諭洞悉惻怛卿之附奏亦有遂許呈身之意但未知情私之未悉陳者為何事今見來章又是謙巽之過而俱無可以犁然古人不云乎戚里賢國家之福此言極有意而卿之賢已悉於初諭宦妾之知名不知名惟在其人所處之如何焉耳今卿之處果可使不知而卿之以此為歉者得無過矣乎哉至若盈盛之懼人皆同之況卿家謹約之規而無其實而享其福亦可畏也國耳公耳慥慥憧憧勞心焦慮食息靡寧致澤之功永垂無窮則猜怒之無所至也而消受全保之方政在是矣卿

何憂之今無復往復之辭中書之故事亦已備矣卿須卽日簉朝毋使予更勞側席之思

請鞫囚金正喜酌處劄 庚子

伏以臣於今番鞫事雖以賤疾間解委官首尾參坐實獲其情凡此輩排布之源委和應之脉線卽亘古未有之劇憝也蓋當庚寅上下崩迫之際惟此一種不逞之徒謂此時可乘粧出尙度至悖之疏外托論人內售詬天而終不得有逞於我 先王日月之明至有獨非朝鮮臣子之下敎則在今 東朝處分滿庭臣僚之沫血飲泣又烏可已乎第其露名而投匭

者逆度而彼不過鄉曲一蠢蠢者耳苟非賊晟之慫慂指嗾則何能辦此而度非晟所可動得則不得不以陽淳之指意誘脅然後可以信從故度與晟共知此事出於陽淳而供招之所昭載也至於正喜之授意傳草惟獨陽淳知之者在晟當以陽淳藉賣在陽淳不必以正喜藉賣也然而陽淳之頑拒屢訊始引正喜者泛看外面雖若嫁禍求生之計其實則渠供所謂已故之李華晃中間作梯云者自不免和盤托出掩諱不得也此非渠輩圈子中打成一片者則傳聞之人何以知李華晃之有此干犯耶特其不敢自

證者以其陽若自證正必反證均爲同律之歸以至
抵甆不輸使逆寓罪首之如正喜者敢藉證援之中
斷左支右梧期欲掉免吁亦凶且狡矣雖然臣聞獄
者天下之平也有典有則不容少越或法可議當而
情有未悉或情合置辟而法在必審則槩付之從疑
者卽所以參酌於情法之間也今此正喜之逆節凶
圖固不待究詰而對質取證旣無其所鞫例加訊完
決無期是豈　聖朝欽恤之義哉臣旣抱此區區不
敢不一陳於　聖明實非臣全昧懲討之忱或忽逃
漏之慮而然也直以獄體至嚴法理至重大有關於

有國刑政之不可不愼也伏願 殿下仰稟 東朝亟賜裁處焉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所陳實出於審克斟量之義當有所參酌矣

冬雷後陳戒仍乞免相職劄

伏以輔相之職在於燮理調三光以順軌則協二氣以贊化育莫非爲分內事耳苟有不時之乖沴非常之災孽則厥咎有歸故漭攷我家故事前代舊典三公之以災沴疏引策免者皆可數也盖以其職至重非其人則致其咎咎之所由不可不斥罷之也卽者

轟殷之聲忽發於收藏閉塞之月上天之告戒旣深
重宸之警惕方切臣未敢知此時此災何爲而至也
顧今 慈化際天聳八域之顒昂 聖德懋時基萬
年之鞏固一團太和洋溢薰蒸宜有以感召百祥消
除衆眚而乃有此反常之異者獨如臣無似專當勻
軸調燮之責尙矣無論覆餗之懼量之已久而畀付
恰周朞月報效無一可稱凡自朝象王綱國計民憂
以至俗習趍尙之日卑日渝者苟欲歷陳指不勝屈
苟求其本臣實當之臣於是雖欲强解而不得矣
殿下於是雖欲曲恕而不得矣爲今牽補之道只有

臣引而辭免而已不如是則其何以答天譴而回天
眷乎伏望 殿下亟賜黜退改卜賢德以幸國事焉
臣方自訟之不暇更何敢刺口饒舌而愚忱耿耿又
此覼縷惟 殿下察之臣聞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
也幾微萌於方寸孚應捷於桴鼓故聖人所以應天
者以實不以文以誠不以辭良有以也今我 殿下
暨我 東朝殿下遇災側身恐懼修省之意溢於旨
敎臣固欽仰贊歎有以知自損之盛上格天心而臣
愚死罪竊以爲此亦文與辭之備例者耳若謂之誠
實對越之眞正義諦則恐或未也易之乾曰天行健

君子以自彊不息其三四二爻連以進德脩業垂訓者卽所以自彊不息而爲奉天者也經之言天聖人之言奉天莫有先於乾之繇而其丁寧諄複深切著明不出於自彊不息進德脩業之間則今殿下應天之以實與誠者豈有過於此哉然而欲進德則非脩業無由也欲脩業則非典學無由也而其要在自彊不息也臣姑以近日言之　經筵之停便作常課召對之接不過循例自　上之講讀多輟在下之討論太畧一日二日悠泛如此尙何望乾惕緝熙之功而其於乾健之象不亦遠乎臣妄自思惟又竊謂夏

氈之勤御愈於避殿方冊之頻對勝於減膳者卽曰實曰誠在此不在彼也臣之以講學仰勉者屢矣特我 殿下以生知之性不世出之姿或謂聖賢事業不必有資於學遂以似此之言歸之陳腐庸常一切不概於 聖衷耳然臣今告去不容無一言而捨此言更無可以爲言正所謂念兹在兹釋兹在兹者也伏願 殿下繼自今大奮 聖志益勵 聖工以盡應天之方則臣雖退塡溝壑亦萬萬無所恨矣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非時之雷果甚驚悚際見卿劄

所陳切至豈不體念至於引咎則誠萬萬過矣卿其安心焉

袖劄 辛丑

伏以今日卽 殿下親摠萬幾之初也天命之眷顧方新人心之蘄向罙切時則青陽布令端門視朝暢至化於薰腴聳多方於顒昂隆平之基自此伊始豈不休哉豈不美哉然而此正書所謂罔不在厥初生者也自夫一言動一施措之間治忽係焉輿替判焉其幾雖微其應甚著臣未敢知我 殿下將何以奮發輿起大有攸爲俾克仰答而俯塞也頃於 太母

殿下撤簾之日若曰敬天愛民勤學親賢主上其勉之大哉言乎凡爲人主御世之絜矩爲治之綱領咸具於此而亦我 列朝以來相傳之心法也雖堯授舜舜授禹其又何以加之 殿下苟日慥慥服膺斯訓戒之愼之罔或有墜則三五巍蕩之盛將計日而俟也雖然 殿下寶齡已屆於志學庶政未悉於明習則臣又未敢知如何而爲敬天之實如何而爲愛民之本如何而爲勤學親賢之要領乎是必有啓發之開導之而後可以入德可以造道不如是則雖以不世之姿生知之性恐於此茫然無下手處也臣故

曰不特此四條而已自古聖人成已之要不出於咨
訪二字臣請以經傳所載一陳之堯之疇咨舜之好
問禹之曰俞湯之則裕皆咨訪也夫以四聖之聖何
待乎謀及卿士謀及庶民而惟其聖不自聖衆智爲
智匹夫之言一得之見罔有不取不以旒冕之疑而
有所蔽堂陛之截而有所隔故所以爲明四達四而
有天下一身氣像者也肆惟我　聖朝成憲尤戒於
此月六之對日三之講以至常參輪對無非所以咨
訪治道而臺閣言議之臣又不以此論也斯皆彰明
較著非臣無稽之言則在今臨政求治捨此事何以

哉第其咨訪之道貴在兼聽必使上下之情有所相孚疎逖之蹤亦得自達無一物不得其所無一事不得其實而擇其善者而從之然後始爲取人爲善之方也其要又在於容諫諍而恢聽納夫咨訪而無諫諍之言則非咨訪之本意也諫諍而無聽納之擧則非諫諍之本意也然則三者之中尤以聽納爲重此所謂非知之艱行之爲艱者也今欲承　祖宗艱大之業迓天地靈長之運以阜兆民以靖四方則凡係爲治之具更僕難數而撮其最急最要而不可緩者則臣愚淺見以爲莫有先於咨訪也諫諍也聽納也

夫人主一心爲萬化之本苟欲端本而立極則非致知無以明其善非格非無以新其德而致知在於咨訪格非在於諫諍翕受敷施之美又專在於聽納之必以誠也然則從欲之效徯志之應自有不期然而然者惟　殿下懋哉　殿下不以臣菲薄使之周旋乎講讀之綴出入乎訏謨之列亦既年所臣伏覩殿下英睿之姿夙著冲年明達之識邁于百王而一年二年伈伈泄泄　聖志未能擴充　聖學未能加進者正以其英睿也故有藐視羣下而咨訪不及之歎以其明達也故有斷自　宸衷而諫諍不徠之患

雖有願治之心而無求治之實故也古昔明王亦式亦入之道不如是矣古人云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眞納諫之君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眞能諫之臣槩以繩糾易於逆耳轉圜難於虛心也於戲殿下所踐之位其重何如所纘之業其艱何如而臨宁七年之間賴有 慈天丕覆於上垂拱仰成德洽寰宇而今則 東朝之簾撤矣北宸之位正矣 殿下負荷之責視諸前日尤有所萬倍焉則以我 殿下之明聖亦豈不惕然而憂懔然而懼哉臣於是不勝夙宵惓惓敢以此三條妄效陳勉之誠臣之竭忠

在於此　殿下之躋聖亦在於此伏願　殿下留神
焉取進止

答曰省卿袖劄具悉卿懇三條陳勉益見卿惓惓憂
愛予雖否德可不銘紳而服膺

辭錫馬之典劄

伏以邦籙無疆天眷有孚泥金鏤玉闡　慈烈於加
隆錦帕瑤函光　聖孝於親上慶溢區宇歡均臣庶
仍伏念臣猥以卑鄙之才濫叨撰述之任量能揣分
顧何由冒昧承當而頌禱之地錄名爲榮遂敢不辭
耳然臣筆退研荒藻思耗落其於我　慈聖殿下隆

功厚德侔天地而冠古今者不能有萬分一揄揚焉則臣方慚悚之不暇賞於何有迺者飾喜之典普推恩賚如臣最罔功者亦厠其間錫以上駟加之繁飾寵光輝爀禮宜乘謝第又念嚬笑不愼則其獘也必致賜與之無節辭受不審則其歸也必致干邀之有濫玆豈非君臣上下所當兢惕而交勉者哉敢將微悃仰瀆崇聽伏願 殿下亟收臣不敢當之誤賞俾重恩典俾安私分千萬幸甚取進止

辭領議政疏

伏以臣獨任匀軸首尾三載倚毗之隆可謂專且久

矣第臣卑鄙蔑德與才考諸報效無一可稱且慚且懼屢陳情悃迺者金甌新卜賢德彙升輿論既協天工可亮甚盛典也如臣者臨絕險而獲將伯之助乘至危而逕共貞之休雖渴之飲飢之食未足喻其喜幸也然而以臣無似進進不已裒然爲鼎席之首人之視之者舉以爲於職則與前無異於例則在古皆然臣之惶隕震越較諸初拜相時殆有倍焉冥甚而咎亢極而災即理之常而此以臣賤分私計言也惟名與器有國所重一或踰濫不可挽回故古所謂官不必備惟其人者正指此而言而無其人則闕其位

者也臣果其人能當其位哉承佐之地尚可以厠跡者爲右位之有可俟也代斲之時尚可以勉力者爲庶務之不容瘝也今也不問其位之輕重其人之賢不肖節次推遷苟充其任有若微官末僚序陞者然臣恐朝家名器由臣而壞敗無餘後雖有眞正可當之人必將以臣嘗所玷冒不屑之爲實非細故也且臣在下位則辭之如不敢當進右位則受之如不能及始托飾讓之名竟攬嗜進之利則臣雖欲厭然自揜其於十手十目之指且視何哉茲敢冒入文字冀賜照燭伏願 聖明特加裁諒察是懇之至切念是

任之尤愼將臣元輔之命亟許改免以便公私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乎所倚毗於卿者不必以元輔爲重而循例陞次卿何辭爲況今鼎席已備國事甚幸卿其協恭弼亮以副乎眷眷之望

辭領議政疏

伏以臣荷 先王不世之恩承 太母匪常之命位列三事職贊萬幾而逮我 殿下親摠之後眷注冞隆進之元輔臣竊計臣首尾叨忝已及三載倚毗如彼其專委任如彼其久而績庸無成疵類莫掩誠非

忽於報答而才有所未逮顧雖切於稱塞而任有所
不勝每竊思惟曰人臣之遭逢盛際歷數千古未有
如微臣者只緣臣姿陋器淺學疎識薄得此位得此
時而不能有攸爲焉耳臣亦粗具彝性寧不知愧是
以當食而輟中夜以興自不覺惶汗之浹背也然而
臣既冒昧承膺則有不足以此爲汲汲必去之義諦
而臣之所處有異於人以屬籍則外施之切近也以
陪講則內奉之親昵也凡一官一秩之注授皆可致
人驚惑況臣匪據之地乎前日之不敢辭與今日之
不敢不辭者參倚前衡各有攸當庶或有諒臣而恕

臣者矣今春以來朝家多事雖未遑言私求解一念
如結如滯未嘗須臾有忘而此猶以公家事說也臣
本禀弱重以貞疾平素事爲不啻恒人刀圭不離於
左右粥飯未及於溢勺即亦　殿下之所俯燭而憫
憐者也臣不敢復事覼縷而伊來數年之間屢經切
慽神精漸至耗落醫藥幷不湊合而又自夏徂秋病
益痼氣益餒胃家陷於食少眞元竭於三遺雖欲以
草木陳腐之力回斡將頹之景末如何也臣固萬萬
不肖竊嘗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訓矣苟非實狀
如右安敢爲是言哉筵席陳懇未蒙允俞玆又畢暴

仰瀆崇嚴伏願天地父母照察之矜諒之特遞臣中書之任俾臣蒙生成之澤免澳溷之罪則任便調護或尋生路亦不無萬一幸望者臣情到此亦云慽矣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向筵面諭已罄予意卿何不諒而復爲此必不可許之言乎愼節雖極奉慮臥閤論道自是輔相之職寧或煩卿以奔走之勞乎卿勿更辭安心調理

再疏

伏以臣旣控筵懇旋徹疏籲竊庶幾聽卑之天無物不遂而及承批旨乃反慰之勉之　聖念慇懃迴出

尋常臣奉讀以還感淚交迸顧何敢更事辭巽自蹈於以去要君之罪乎第臣病已極矣情已至矣徒懷嚴畏之懼不能號呼於天地父母則亦非常理所出也茲又冒死更陳惟 殿下少垂憐焉臣聞爵祿之辭謂之難急流之退謂之勇是固士大夫高節而若以此一切律之於大臣匪躬之道則不可大臣者只知有國不知有家安危之自任休恤之與同不當以一退字爲不刊之義也況臣受寄何如荷眷何如不思所以竭智殫誠仰答涓埃欲爲此工謀占便計乎只是天之所廢不容人力於其間者病耳臣之從前

實狀無待更煩而扺死自勉以奔走爲職特由薑桂之養或藉對投也今也愈衰愈痼百證迭現雜試舊方並告技窮溫之則血先涸凉之則氣益脫補瀉兩路或泥或滑譬如已枯之根非澆漑之可潤將潰之沙非培壅之可防也於是乎胃納而脾化入不當出臟虛而神去挽之莫回言語運動雖或强作所存者枵然一空殼也其何以抖擻膏肓撑拄桑楡據元輔之席奉中書之務哉臣非不知拚棄四維懷寵戀位苟圖歲月之般礴則以我 聖上山藪之量或賜之優假而同朝之人亦當曰夫夫也患失如此是眞不

屑之責者也在臣計幸矣其流之獘必至病國病民
而後已此非臣一身之病可比也臣又非不知臣病
旣到難醫雖使之亟卸擔荷稍釋鞅掌勢無以更期
蘇健而苟賴生成之澤姑借優閒之地無所拘牽任
便調護則其得以少延須臾亦未可謂斷無是望也
蘄祝之切言不知裁屢瀆之罪在所當俟伏地兢慄
罔知攸措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陳病旣如是切至予雖悵
然豈不爲之曲念而且卿匡輔之義有不係時任與
否則一向相持亦非敬禮之道所辭議政之任特爲

許副卿其安心調理

雲石遺稿卷之六

雲石遺稿 三